

[美]哈兰·科本著  
赵丽颖译

# 承诺

Promise Me

HARLAN COBEN



哈尔滨出版社
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


# 承诺

Promise Me

HARLAN COBEN

[美] 哈兰·科本 著

暴丽颖 译

 哈尔滨出版社

# 黑版贸审字 08 - 2012 - 03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承诺/(美)科本著;暴丽颖译.—哈尔滨:  
哈尔滨出版社,2014.1  
(哈兰·科本畅销小说系列)  
ISBN 978-7-5484-1629-6

I. ①承… II. ①科… ②暴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  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6209 号

Promise Me  
Copyright © 2013 by Harlan Coben.  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: **承诺**

---

作 者: [美]哈兰·科本 著  
译 者: 暴丽颖 译  
责任编辑: 路 嵩 张贺然  
责任审校: 李 战  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  
版式设计: 恒润设计

---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  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: 150028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 
网 址: www.hrbcbcs.com www.mifengniao.com  
E-mail: hrbcbcs@yeah.net  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87900272 87900273  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 
销售热线: 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---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5.25 字数: 340 千字  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1629-6  
定 价: 35.00 元

---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## 第一章

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儿——媒体曾经对那个失踪的女孩儿有过无休止的报道。电视循环播放那个十几岁失踪少女的学生照。就是你常见到的那种照片：彩虹旋涡画面的背景，头发梳得过直、笑得有些怯生生的女孩儿。闪过这些照片后，电视画面马上切换到焦虑万分地站在家门口草坪上的女孩儿父母。面对四周的麦克风，妈妈泪眼婆娑，沉默不语，爸爸哆嗦着嘴唇在表达家长的痛苦。就是那个女孩儿，那个失踪的女孩儿，刚刚从埃德娜·斯卡拉身边走过。

埃德娜呆住了。

埃德娜的丈夫斯坦利向前又走了两步，意识到妻子没跟在身边。他转过头：“埃德娜？”

他们站在纽约市 21 街和第八大道的拐角处。周六的早晨，车辆稀少，行人很多。这个失踪的女孩儿朝北走去。

斯坦利无奈地叹口气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嘘。”

她需要思考。那个女孩儿读高中的学生照，有着彩色背景的

那种……埃德娜闭上了眼睛。她需要在脑海里复制出那个形象。对照和比较。

照片中女孩儿的头发是灰褐色的。刚刚走过去的女人——女人，不是女孩儿，因为刚刚走过的她看起来更加成熟一些，也许是那张照片的日期有些久远——这个女人是一头不太长的波浪状的红发。照片中的女孩儿不戴眼镜，而沿着第八大道向北走去的女人戴着一副深色方形镜框的时尚眼镜。她的衣着和妆容都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，只能说更加“成人化”一些。

研究面容对于埃德娜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爱好。这位 63 岁的医生是基因学的专家，是这个领域及这个年龄段极为罕见的女性。即使远离办公室，她大脑的一部分依然保持工作状态。她欲罢不能——埃德娜·斯卡拉博士永远都在研究面容。她的朋友和亲人已经习惯于她那种追根究底的凝视，但是陌生人和新结识的朋友会由于她的凝视而窘迫不安。

这已经成了埃德娜的一种习惯：漫步在街道上，忽视所有的景象和声音，沉浸在研究过往行人面容的无限乐趣之中。关注脸颊结构、下颚深度、双眼间距、耳朵高度，以及下巴轮廓和眼窝的大小。所以，尽管头发颜色和样式会变化，尽管有时髦的眼镜、成人的妆容及服装的掩饰，埃德娜还是认出了那个失踪的女孩儿。

“她和一个男人一起走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埃德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在大声讲话。

“那个女孩儿。”

斯坦利皱皱眉头：“埃德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”

那幅照片，那幅普通的学生照，毫不出奇。你见过无数这类

的照片,毕业纪念册上到处都是,而你看到它常常会思绪万千。瞥上一眼,你仿佛看得到她的过去,甚至看得到她的未来;你感受到年轻的欢乐,也体会到成长的苦楚;你可以估量她未来发展的潜力,也能够触摸她怀念旧日的忧伤;你想象得出她将会面对的飞逝岁月:也许会上大学,会恋爱结婚、生儿育女,所有的一切。

可是,当同一张照片在晚间新闻中出现时,你却会感到难以形容的恐惧。看着女孩儿的脸颊、腼腆的笑容、蔫垂的头发和耷拉的肩膀,你的心会不禁沉到漆黑的谷底。

凯蒂,对,她是叫凯蒂。她失踪有多久了?

埃德娜努力回忆,也许是一个月,也许是六周。失踪新闻只在本地电视台播放,而且过了一阵就不播了。有些人认为凯蒂是离家出走。凯蒂·罗切斯特在人间蒸发的前几天刚满18岁——这意味着她已成年,这也降低了人们的关注度。据说她和家里有矛盾,尤其是和那个虽然说话时嘴唇哆嗦但却十分严厉的父亲。

也许是埃德娜弄错了。也许她碰到的根本不是凯蒂。

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事情弄清楚。

“快点。”埃德娜对斯坦利说。

“什么?我们要去哪儿?”

没有时间回答问题。那个女孩儿现在离她快有一个街口那么远了。斯坦利会跟上的。斯坦利·瑞肯贝克是妇产科医生,是埃德娜的第二任丈夫。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不同凡响的风云人物,太帅气,太有激情,而且,噢,是的,他是一个十足的混蛋。这么说可能对他不够公道,可那又如何呢?那是四十年前,对于当时的第一任丈夫来说,娶一个医生还是件新奇有趣的事情。但是他发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。他指望有了孩子之后,埃德娜就

不会如此迷恋这个职业。结果恰恰相反，埃德娜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。事实上，比起做母亲，埃德娜更喜欢做医生。这是一个连他们的孩子都知道的事实。

她向前冲去。人行道太拥挤了，她干脆走下马路，紧贴路牙，加快了脚步。斯坦利试图跟上她。

“埃德娜？”

“跟着我。”

他追了上来：“我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

埃德娜的眼睛搜索着红色的头发。

在那里。左前方。

她需要更近距离看一看。埃德娜大踏步向前冲去。在大多数场合，一位衣着得体的六十多岁的妇人在大街上疾步如飞，是让人瞩目的一幕。但这里是曼哈顿，几乎没有人会看埃德娜第二眼。

她绕到了那个女人前面。为了隐蔽些，她躲在个子高的路人身后。到了理想的位置时，她迅速转身。那个可能是凯蒂的女人面向她走来。她们之间只有短暂的眼神接触，但埃德娜已经心如明镜。

就是她。

与凯蒂·罗切斯特同行的是一个黑头发、三十出头的男人。他们手牵着手。她看起来并不悲伤，事实上直到她们四目相对之前，她看起来仍是颇为惬意的。当然，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犹他州曾有个被人绑架的年轻女孩儿，名字叫伊丽莎白·斯玛特，后来竟然同绑架她的人公开地出双入对，而且从未发出求助的信号。也许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。

埃德娜不想轻易相信这种表面现象。

可能是叫凯蒂的红头发女孩儿同黑头发的男人低语了几句，他们加快了步伐。埃德娜看见他们突然右转，下了地铁的台阶。地铁标志上写着“C号线”和“E号线”。斯坦利追上了埃德娜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可看见她脸上的表情后不由地闭上了嘴。

“快点。”她说。

他们迅速绕到地铁入口，冲下台阶。失踪的女孩儿和黑头发的男子已经通过了旋转栅门。埃德娜径直走过去。

“该死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没有带捷运卡。”

“我带了。”斯坦利说。

“给我，快。”

斯坦利从钱包中抽出捷运卡递给她。她划了卡，过了栅门，然后把卡递还给他。她没有站在那儿等他。那两个人已经拐下了向右的台阶，她也向右下了台阶。听到一辆地铁鸣笛的声音，她加快了步伐。

刺耳的刹车声。地铁停了下来，车门滑开了。埃德娜的心猛烈地跳动。她左右寻找，搜索红色头发。

不见踪影。

那个女孩儿在哪儿？

“埃德娜？”是斯坦利。他追上来了。

埃德娜一言不发，站在站台上。还是没有凯蒂·罗切斯特的踪影。可是就算看到她又能怎样呢？埃德娜能做什么？跳上车跟踪他们吗？跟到哪里？然后又能怎样？找出他们的住处，然后



打电话给警察……

有人拍她的肩膀。

埃德娜回过头，是那个失踪女孩儿。

在后来的很长时间，埃德娜一直都在琢磨她从女孩儿表情中捕捉到的东西。是恳求？是绝望？是冷静？是喜悦？抑或是决心？所有这些似乎兼而有之。

她们就这样站着，互相盯视了一会儿。熙攘的人群、广播里难以分辨的语音、地铁的呼铃声——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她们两个。

“求您了，”失踪女孩儿说，声音低得像耳语，“您不要告诉任何人见到过我。”

女孩儿随即进入地铁车厢。埃德娜激灵了一下。车门关上了。埃德娜想做点什么，任何事情，可是却动弹不得。她的目光一直锁定在女孩儿的脸上。

“求您了。”女孩儿透过玻璃窗无声地说。

地铁消失在黑暗中。

## 第二章

有两个少女坐在米隆的地下室里。

一切都是因此而起。当米隆后来回首他经受的种种磨难和发生的一切令人心碎的事情，第一轮“如果——会如何”的假设就会萦绕着他，挥之不去。如果他不需要冰块儿会如何？如果他提前一分钟或者推后一分钟打开地下室的门会如何？如果这两个不知何故待在他的地下室的女孩儿悄声说话，没有被他听到，她们谈话的内容会如何？

如果他不管闲事又会如何？

在台阶上面，米隆就听见两个女孩儿咯咯的笑声。他停住了，曾有一瞬间他想关上门，不去打扰她们。他的小小的晚餐聚会确实需要添些冰块儿，但是眼下冰块儿还没用光，还有一些可以用。他可以等会儿再来取。

可是没等他转身离开，其中一个女孩儿的声音像烟雾一样顺着楼梯飘了上来：“那你是和兰迪一起出去的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哦，我的天，我们醉得一塌糊涂。”

“啤酒？”

“对，啤酒，还有一点儿烈酒。”

“你们怎么回家的？”

“兰迪开车。”

楼梯上面的米隆呆住了。

“可是你不是说——”

“嘘，”然后是，“嗨，有人在上面吗？”

被逮住了。

米隆快速地下了楼梯，同时还吹起了口哨。多酒脱的一位先生！两个女孩儿坐在米隆以前的卧室里。这间地下室是1975年完工的，而且也的确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。现在米隆的父母正在伯克莱登附近的公寓里悠闲度日。那时米隆的爸爸在装修中特别喜爱使用双面胶，粘在一起的木质护墙板已经开裂，老化得如同第一款的Betamax盒式录像机。有些地方已经明显脱落，露出了水泥墙。用牛头牌胶水之类的东西固定的地砖也已经变形，踩上去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

这两个女孩儿中，有一个从她出生米隆就认得，另一个则是今天才认识。她们抬起头，睁大眼睛看着米隆。一时间，没有人说话。米隆向她们微微招招手。

“嗨，姑娘们。”

米隆·波利塔一向满意自己的开场白。

两个女孩儿都是高中毕业班学生，都充满活力，漂漂亮亮。坐在他那张旧床的床角那一个，是米隆一个小时之前认识的，叫爱琳。米隆从两个月前开始约会爱琳的妈妈——杂志自由撰稿人埃丽·维尔德。在这幢米隆从小长大并且目前已具有所有权的房子里举行这场晚宴，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庆祝米隆和埃丽正式

以情侣身份亮相的仪式。

另外一个女孩儿艾米·比欧，学着他的动作和腔调说：“嗨，米隆。”

接着是沉默。

米隆第一次见到艾米是她在圣巴纳巴斯医院出生的第二天。艾米与她的父母埃里克和克莱尔住在离米隆只有两个街区远的地方。米隆早在离这里只有不到一千米的海瑞特支中学读书时，就认识艾米的妈妈克莱尔。米隆转过来看着艾米，一时间，时光仿佛倒流了二十五年。艾米和她的妈妈如此相似，露出一样的狡黠、恬然自若的笑颜。看着她，如同穿越了时光之门。

“我来拿点冰块儿。”米隆说，他用大拇指示意了一下冰箱的方向。

“酷。”艾米说。

“非常酷，”米隆说，“事实上，冰块儿就是爽酷。”

米隆呵呵笑着。没有人应和。

没等脸上的蠢笨笑容消失，米隆又朝爱琳看去。她的目光躲向一边。今天她一直这样，礼貌却又疏远。

“我能问您些问题吗？”艾米道。

“说。”

她摊开手。“您真的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。”

两个女孩儿交换了一下眼神。艾米咯咯笑了，爱琳也跟着笑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米隆问道。

“这个房间……我是说，还有比这更赶不上潮流的地方吗？”

爱琳终于开口说话了。“老派风格，现在想学怕都学不来。”

“这东西您叫它什么？”艾米指着下面说。

“豆袋椅。”米隆说。

两个女孩儿又咯咯笑起来。

“这儿的壁灯怎么会用暗色的灯泡呢？”

“这样会让墙上的招贴画显得更亮。”

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我那时是个中学生。”米隆说，仿佛这能够说明一切。

“您带女孩儿来过这里吗？”艾米问道。

米隆把手放在胸口。“真正的绅士从来不出卖同他相处过的女人。”接着他说，“是带女孩儿来过。”

“多少个？”

“多少个什么？”

“您带多少个女孩儿来过这里？”

“哦，大约，”——米隆抬起头，用食指比画着——“算上那三个……可能在八九十万个之间。”

这引来了她们的开怀大笑。

“其实，”艾米说，“妈妈说以前您很酷的。”

米隆挑起一边的眉毛，“仅仅是以前吗？”

两个女孩儿击掌，笑得无法自制。

米隆摇摇头，叨咕着要尊重长辈之类的话。安静下来后，艾米说：“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真地问个问题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楼上的照片，楼梯边上的那些照片。”

米隆点点头。他太清楚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了。

“您曾经上过《体育画报》的封面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妈妈爸爸说您曾经是全国最棒的篮球运动员。”

“你的妈妈和爸爸太夸张了。”米隆说。

两个女孩盯着他看，五秒钟过去了，又是一个五秒钟。

“我的牙齿里塞了什么东西吗？”米隆问道。

“湖人队选中您了，是吗？”

“凯尔特人队。”他纠正说。

“对不起，是凯尔特人队，”艾米的眼睛还是盯着他，“然后您伤了膝盖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的篮球生涯就这样终结了？”

“差不多，是的。”

“那，”艾米耸耸肩，“是什么感觉？”

“伤了膝盖的感觉？”

“已经成为那样一个超级明星，然后，‘砰’的一下，从此再不能打球。”

两个女孩儿都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米隆试图想出个深奥些的说法。

“花无百日红。”他说。

女孩儿们很受触动。

艾米摇了摇头说：“真是再糟糕不过了。”

米隆转头看爱琳，爱琳低垂着眼睛。房间里静悄悄的。他等

待着，爱琳终于抬起头。她看起来恐慌迷惑，娇小柔弱。他想把她揽在怀里。可是，这种抚慰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

“不，”米隆柔声说，仍然迎视着爱琳的目光，“远没有那么糟糕。”

台阶上有人在喊：“米隆？”

“马上来。”

他几乎就要离开了。这是又一个“如果——会如何”的假设。如果他这时就离开了会如何呢？但是刚才在台阶上无意中听到的女孩们的闲聊——酒后乘坐兰迪开的车——仍然萦绕在他的耳边。啤酒和烈酒。他不能就这样不管，是不是？

“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。”米隆开口说道，可是他又停了下来。他要讲的是中学时代的一次事故。巴里·布莱纳家里办过一个派对。他想给她们讲的就是这个事情。当时的他也和她们一样即将毕业。那天酒喝得很凶。他，全美高中篮球明星队队员米隆·波利塔，用个人独揽43分的业绩，率领利文斯顿骑士队刚刚在新泽西州篮球锦标赛上赢了一场。所有人都喝醉了。他记得戴比·弗兰克尔。戴比是个才华横溢的女孩儿，她永远活力四射，永远举手同老师辩论，永远站在同他人对立的一方阐述自己的意见，但人们因此而更加喜爱她。派对进行到午夜的时候，戴比走过来同他告别。她的眼镜低低地架在鼻子上，这是他记得最清楚的情景——她的眼镜滑落下来的样子。米隆看得出戴比已经醉了，跌跌撞撞坐进她车里的另外两个女孩儿也醉了。

你可以猜出故事的结局。她们在南奥兰治大道上坡路上行驶过快，戴比死于车祸。撞坏的汽车放在学校的前院展示了六年。米隆有时还在琢磨那辆汽车现在在哪儿，最终人们是如何处

置这个残骸的。

“什么故事？”艾米问道。

但是米隆没有和她们讲起戴比·弗兰克尔。毫无疑问艾米和爱琳已经听过这个故事的各类版本。这不会起什么作用，他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他尝试了另外的方法。

“我想让你们向我承诺。”米隆说。

爱琳和艾米看着他。他从衣兜里掏出钱夹，从里面抽出两张卡片。他打开抽屉，找出一支仍然能用的笔。“这是我所有的号码——家庭号码、办公室号码、手机号码和我在纽约的号码。”

米隆在卡片上写好后递给她们两个。她们接过卡片，一声不吭。

“请听我说，好吗？如果你们出去喝酒，或者你们的朋友在喝酒，可能你们喝得飘飘欲仙，也可能喝得烂醉如泥，无论什么我都不会在意。答应我，答应我给我打电话。无论你们在哪里，我都会去接你们。我不会问任何问题，我不会告诉你们的父母。这是我给你们的承诺。我会带你们去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，我不在乎多晚，也不在乎你们离我有多远。我不在乎你们醉成什么样子。任何时候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就会去接你们。”

女孩儿们什么都没说。

米隆向前跨了一步，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是一味地恳求。“千万，千万不要乘坐喝过酒的人驾驶的汽车。”

她们只是盯着他。

“答应我。”他说。

片刻过后，她们答应了。最后的“如果——会如何”。如果他和她们互相间没有做出什么承诺，又会如何呢？



### 第三章

两个小时后，艾米一家人最先告辞了。

米隆送他们到门口。克莱尔附在他耳边说：“听说姑娘们去了你的地下室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她露出顽皮的笑容。“你有没有告诉她们？”

“天哪，当然没有。”

克莱尔摇着头。“你真是老古董。”

米隆和克莱尔在中学就是要好的朋友。他喜欢她毫不拘谨、自由自在的样子。她表现得有点像个男孩儿——他们参加派对的时候，她会试着勾引某个男人，而且常常会得手，因为她毕竟是个有吸引力的女生。她喜欢肌肉男，她会约会他们一次，也许是两次，然后就抛在脑后了。

克莱尔现在的职业是律师。她和米隆也曾有过一次那方面的体验。高中放假期间，就在那间地下室里。米隆当时更为紧张。第二天，克莱尔若无其事，没有尴尬，没有躲闪，没有“也许我们应该谈谈这事儿”的要求。